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一

鉅四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容止淵秀

第四

韶為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

覺意其可任大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排

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

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

楊岐移雲蓋能鈴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

及頓明心印岐歿從同參白雲端禪師遊研

極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

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切忌踏著問先德

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

師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恁麼時更

有甚麼人為知音師曰無眼村翁暗點頭問

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

境師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鼻孔無半邊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曰

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佛師曰鐵鎚無孔

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鑊湯無冷處問靈

山指月曹谿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何師曰

噯曰有華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尋枝即不

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

截根源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

人脊背汗通流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

鉢向寰海之內參善知識十數餘人自家竝

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參底尊宿亦無長

處可相利益自此一生作箇百無所解底人

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
被人上當推向十字路頭住箇破院作粥飯
主人接待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鹽有醋粥
足飯足且恁過時若是佛法不會夢見上堂
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者已爲諸人說

第四

二

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
手拽舌云阿唧阿唧上堂相罵無好言相打
無好拳大衆直須恁麼始得一句句切害一
拳拳著實忽然打著箇無面目漢也不妨暢
快殺人上堂滿口是舌都不能說碧眼胡僧
當門齒缺上堂秋風涼松韻長未歸客思故
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
連牀上有粥有飯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
彌勒打破太虛空如何尋不得垂下一足曰
大衆向甚麼處去也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

衆未免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
獄如箭射去此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當說甚
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上堂
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古今無背面
今古幾人知唧嗚啞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
手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
旋地右轉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
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
成羣四箇作隊窈窕窈窕飄飄飄飄向南北
東西折得黎華李華一佩兩佩上堂智不到
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衆頭角生了
也是牛是馬上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
他物喝一喝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上
堂夜靜月明水清魚現金鉤一擲何處尋蹤

第四

三

提起拄杖曰歷細歷細示衆云有箇漢怪復
醜眼直鼻籃鏡面南看北斗解使日午金烏
啼夜半鐵牛吼天地旋山河走羽族毛羣失
其所守直得文殊普賢出此沒彼七縱八橫
千生萬受驀然逢著箇黃面瞿曇不惜眉毛
再三與伊摩頂授記云善哉善哉大作佛事
希有希有於是乎自家懔懔懼懼悻悻惶
藏頭縮手名云大衆此話大行何必更待三
十年後示衆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
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
百千三昧拈起拄杖云總在這裏會麼蘇嚕
蘇嚕嚕哩嚕哩娑訶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
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鞠多丈室盈
籌不會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
曹谿誰是後昆誰爲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

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云且喜得天下太平
示衆云真相無形示形現相于怪萬狀自此
而彰喜則滿面光生怒則雙眉陡豎非凡非
聖或是或非人不可量天莫能測直下構得
未稱丈夫喚不回頭且莫錯怪

潭州石霜守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歿也不
道爲甚麼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曰從東過西
又作麼生師曰駟馬難追曰學人總不與麼
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

推四

四

公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
得麼公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
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
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
淋淋公於此有省

南嶽下十三世

白雲端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徃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道嘗難比丘曰旣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徃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

第四

五

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徃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

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
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
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
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
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
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截清
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
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
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
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
山僧問攜筇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津師意
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
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
頭在甚麼處曰爲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
喜到來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

死四

六

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白雲爲人親切處師
曰拔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不知
痛癢漢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較未
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祇
如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
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
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
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
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馮仰下事師曰斷
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
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
滴水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
無著面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
雲舌頭甚麼人坐斷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
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

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
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上堂幸然無一
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
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麼恁麼鰕
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輒似鐵

鉢四

七

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
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上堂
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
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州人見大聖參上
堂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
三八十四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
門前下馬臺剪却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
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地祇如威音王已
前未審甚麼人為主師曰問取寫契書人曰
和尚為甚倩人來答師曰祇為你教別人問

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大遠在問如何是
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
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曰
學人祇問一字為甚麼却答許多師曰七字
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鐵旗鐵鼓曰
祇有這箇為復別有師曰採石渡頭看曰忽
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
曰客是主人相師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
照後用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
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
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
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
大憨不如小憨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憨不
如大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
戴纍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

時爲甚麼百鳥銜華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獻師曰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胸跣足曰
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
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中
時節若爲分曰東君知子細徧地發萌芽曰
春去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搓彈子便要
捏金剛上堂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卽秃却我
舌若不向你道卽瘞却我口且道還有爲人
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爲你吞却祇被當門齒
礙擬爲你吐却又爲咽喉小且道還有爲人
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上堂結夏無
可供養作一家燕管顧諸人遂擡手曰囉囉
招囉囉搖囉囉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上堂
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

披兩片東扇西扇上堂一向恁麼去路絕人
稀一向恁麼來孤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
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
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
千峰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
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
爲汝諸人發上上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
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
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箇物上拄天下拄地
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
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猫兒
十萬倍上堂太平涸涸漢事事盡經徧如是
三十年也有人讚歎且道讚歎箇甚麼好箇
涸涸漢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唇吻
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

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
影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
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
○人○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
五臟無佛處急走過鴈過留聲三千里外逢
人不得錯舉出門便錯恁麼則不去也種粟
却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又夜爭教人
少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
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
湛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
不奪境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
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
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高空有月千門照
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
曰少婦棹孤舟歌聲逐水流小參舉德山云

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
會者不少且道向甚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
者試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爲大眾與德山老
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
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
你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麼到這裏須是箇漢
始得況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
宿自爲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
後到白雲門下敲破一箇鐵酸賺直得百味
具足且道賺子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華發鷄
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
倚似向堦前鬪不休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
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
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
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

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
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
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
今日這裏拔本上堂說佛說法拈槌豎拂白
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
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
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出
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
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
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云祖
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
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華結果處麼鄭州黎
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真如凡聖
皆是夢言佛及衆生竝爲增語或有人出來

經四

十一

道盤山老聾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華開早爭
得黃鸞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聾自云諾
惺惺著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
知識皆同這箇舌頭若識得這箇舌頭始解
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
若也未識得這箇舌頭祇成小脫空自謾去
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
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
去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却臨濟棒吹雲門曲
應趙州拍擔仰山歛驅馮山牛耕白雲田七
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
相共扶助唱村田樂麤羹淡飯且恁麼過何
也但願今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示衆
舉德山和尚因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
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峰從此

有省後有僧問雪峰云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麼便休去峰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祇爲詔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示衆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如何卽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祇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叅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會坐也會臥擬鑄作佛得麼云得陸曰莫不得麼云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決擇爲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

集四

十二

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爲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於逮作一箇佛南瞻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旣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於逮還他東弗於逮南瞻部洲還他南瞻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旣恁麼汝又喚甚麼作佛

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
記取這一轉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
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
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
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寧三年六
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
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
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
說卽說了也祇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
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
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
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墮
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於東
山之南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日

第四

十三

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和尚出世有何祥
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
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
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峰元是嶺南
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
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
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抽筍
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
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
不得底作麼生行師曰踏著舌頭問知師久
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被
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脚踏實地
且道祖師意向甚麼處著良久曰長恨春歸
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

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
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
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者應諾
師曰大衆集也未侍者曰大衆已集師曰那
一箇爲甚麼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卽

第十四

十四

不點上堂滿口道不出向向甚分明滿目觀
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
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犖犖兒孫齷齪齷齪
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上
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
光不歇手把蒺藜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
卓一下僧問如何是齧人師子師曰五老峰
前曰這箇豈會齧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
堂頭戴須彌山脚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
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任歲月改且道誰

人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庫奴

滁州琅邪永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菴內人
爲甚麼不見菴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
坐曰如何是菴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三
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乃曰五更殘月落
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
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去西
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拊掌一下曰阿
呵呵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
曰這箇是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
得麼卓一下

第十四

十五

英州保福殊禪師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
師曰山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
河曰恁麼則一般也師曰敲甌打瓦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椀大椀小曰客來將何祇

待師曰一杓兩杓曰未飽者作麼生師曰少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鬧市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曰你問那箇禪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問如何是真正路師曰出門看埃子乃曰釋迦何處滅俱尸彌勒幾會在兜率西覓普賢好慚愧北討文殊生受屈坐壓毗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回頭摸著箇匾擔却道好箇木牙笏喝一喝下座

袁州崇勝院珙禪師上堂舉石鞞張弓架箭接機公案頌曰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纜到擘開胸半箇聖人終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

不羨紛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眾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遠天王兔趕他不著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

第四

十六

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藪

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嘖呻六種震動遂

名曰大衆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
流處也風流泉曰遙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
崇寧初到五祖命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
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
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
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
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
白蓮峰祖遂云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麼恁
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華向雪中開不恁
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
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
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
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略
約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保
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旣鳴寶香初爇

鉅四

十七

楊岐頂顛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
曰若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
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
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
重後園驢喫草召大衆曰此一瓣香熏天炙
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
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
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早便爲霖擲拄
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
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拊掌
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保寧勇禪師法嗣

鄧州月掌山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
卽不問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
無老僧曰旣不如是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鉤

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
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霑其潤放
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
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
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
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
曰華藏木柳栗等閑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
家無固必點山山動搖攪水水波溢忽然把
定時事執法律要橫不得橫要屈不得屈
驀名大眾曰莫謂棒頭有眼明如日上面光
生盡是漆隨聲敲一下上堂一又一劄著骨
連皮一搨一擡粘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
垂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撞著磕著討甚眉毛
明頭暗頭是何眼目總不恁麼正在半途設

偈四

十八

使全機未至涯岸直饒淨裸裸赤灑灑沒可
把尚有廉纖山僧恁麼道且道口好作甚麼
良久曰嘻留取喫飯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日乃橫按
拄杖曰大眾到這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
內無外縱橫自在自在不孤清淨毗盧釋迦
舉令彌勒分踈觀根逗教更相同互看取寶
積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阿呵呵是何
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
輪齊卓一下下座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又僧出衆畫一圓
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舞歸衆師曰家有白
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乃拈拄杖曰無量諸

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法義
若信得及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
信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爲重說
偈言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

鉅四

十九

師曰白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
是到這裏任是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
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
師曰一箭落雙鷗僧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
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曰撞露
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
蝦蟇吞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鷲鷲
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爲人
處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
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曰齒踈眼暗問開

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行賣貴曰
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師曰鎮州蘿
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爲甚麼
却撞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
甚麼處懺悔師打曰且作死馬醫問靚面相
呈時如何師曰左眼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
坐具曰這箇聾師曰不勞拈出乃左右顧視
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跟下正好一錐碧眼
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劉當時若有箇
爲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
微笑空破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
錯就錯相簍打簍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燄
向曲衆木上唱二作三於柳栗杖頭指南爲
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
牆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柏便喚作祖意

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
一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
修證豈在思惟雖鶩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
所能辯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
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如迅雷不可
停一唱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恁麼時三
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衆
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劄上堂拾
得搬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
豐干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
子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
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

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始過去沙門也
卽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
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
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
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
血指示師曰此曹谿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
道固如是乎卽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
金鑿信大瀉詰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
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
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
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
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
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
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
而喜令卽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

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響師忽有省遽出見鷄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迓拜成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

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而雨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愠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益法界量未滅若到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

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
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
姪坊來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
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
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
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
上名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
維揚入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
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
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
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伏境方生提坐具曰這
箇是境那箇是法師曰却被闍黎奪却鎗問
古人道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未審那裏是他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繞
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

律四

三三

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真箇到廬山師曰高
著眼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華落碧巖前
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
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
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
道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
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闍黎問得
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曰祇
如樹倒藤枯馮山爲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
他底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牀拗折拄
杖又作箇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
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

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鶩子目連無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招手上高峰師曰錯下名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亘晴空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干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

註四

三

復有脣黃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鶻趁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關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峰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爲頂上用鉗錘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會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

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來
 已是千里萬里祇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
 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
 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膽落
 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
無四
 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
 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祇在絲綸
 上明月扁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
 消聲一劒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
 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刻意意能刻
 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
 也須喫棒且道憑箇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
 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
 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爲鼯鼠雲門睦州
 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諱閻自餘立境立

機作窠作窟故是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
 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冰
 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
 投筆而逝茶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
 于昭覺寺之側諡真覺禪師

音釋

韶 田聊切音迢始毀齒也男子齒 充之切
尤人 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齠 音安 齠
名 謙乎 齠切咸去聲 力角切音榮
切音 拱釋 夷益切音大 登也釋 亦理也
卓 榮越 絕也珙 古
勇